

乡愁大理

茶马古韵岁温柔

■ 巩俐

世间古镇万千，唯独大理剑川的沙溪，藏着最动人的岁月温柔。六年前，我带着满心浮躁远赴大理散心，偶然与沙溪古镇相逢，我对这茶马古道深处低调静谧的古镇一眼入心，自此结缘。

犹记初见沙溪的模样。那年古镇主街正在修缮，石板路基静静地展露着古朴肌理，沿街商铺寥寥无几，错落排布的小店藏在绿树白墙之间。街巷游人稀疏，没有摩肩接踵的热闹，只有零星过客缓步漫游，步履轻盈，生怕惊扰了这份安宁。清风穿巷，草木生香，整座古镇沉静悠远、松弛治愈，这份独有的静谧，让奔波的我瞬间心安，也悄悄在我心底埋下了眷恋的种子。

时光流转，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让这座古镇再次走入了大众视野。八方游客慕名而来，无数年轻人奔赴于此栖居旅居，昔日静谧的沙溪，多了几分鲜活烟火。而我，也从当年的过客，变成了常驻的归人，在这片热土安家，日日与茶马古韵、田园清风相伴。

沙溪坐落于剑川县南部，地处三江并流自然遗产腹地，卧于群山环抱的坝子中央。古镇盘踞鳌峰山头，黑惠江蜿蜒穿境而过，山环水抱、藏风聚气，得天独厚的地理格局，让这里自古风物繁盛。作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千年古集市，这里曾是滇藏食盐与商贸的核心集散地，千年马蹄声声，沉淀出独属于沙溪的厚重底蕴。远山含黛、良田环绕，山水与古建相融，四季风光温润，远离喧嚣，自成秘境。

扎根沙溪，方能读懂它的建筑与民俗之美。这里完好保留着纯粹的白族民居风貌，建筑多为土木结构、白墙青瓦，错落有致、古朴素雅。院落多为前店后院的经典格局，承袭了古时马店商铺的建筑特色，既适配昔日马帮商贸需求，也契合当地人温润从容的生活节奏。白族先民世代在此安居，传承着古朴纯粹的民俗文化，每逢节庆，当地人身着特色盛装，弹起三弦、踏歌起舞，四方街内欢声笑语、烟火融融，千年民俗生生不息。

方街内欢声笑语、烟火融融，千年民俗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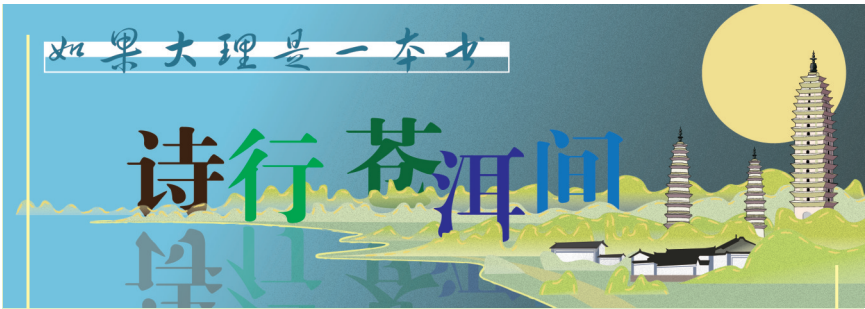
古镇的灵魂，藏在寺登街的一砖一瓦、一景一筑之中。四方街核心景观错落排布，古戏台与兴教寺隔街相望、南北对称，构成规整雅致的古镇中轴线，尽显古人营造智慧。寺登街古戏台，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三重檐楼阁造型精巧、飞檐翘角，既是古时祭祀魁星、祈福纳祥之地，也是百姓歌舞集会的舞台。百年以来，戏台见证了古镇的繁华与沉寂，晨昏交替间，古韵悠悠依旧。

与古戏台遥遥相对的兴教寺，古朴庄重、静谧清幽，古寺殿宇恢宏，沉淀着千年的文化底蕴，兴教寺内最为珍贵的是大殿留存明代壁画，明永乐十五年，由沙溪白族画师张宝执笔绘就。六百年风雨剥蚀，原画多已斑驳褪色，可那依旧灵动的线条，更是尽显古寺的悠久历史。寺内古木参天、禅意盎然，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痕迹，诉说着沙溪千年的风云变迁。

黑惠江上的玉津桥，是茶马古道的必经要道，也是沙溪的门户地标。古石桥历经风雨冲刷、车马碾压，桥面石板光滑温润，桥身古朴厚重。南来北往的马帮经此往返，马蹄踏石桥，铃声震江岸，承载着古道商贸的繁华记忆。如今，晨雾漫江、落日铺桥，玉津桥静卧碧波之上，远山、流水、古桥相映成趣，成为沙溪最治愈的山水画卷。

千年岁月，茶马古道的马蹄声早已远去，但马帮文化的风骨与温度，早已深深融入沙溪的血脉。即便如今游人渐多、烟火渐盛，它依旧保留着最本真的模样，古建依旧、民风淳朴、山水安然。

沙溪，枕于千年古道之上，如一颗温润雅致的明珠，历经岁月洗礼，不疾不徐、熠熠生辉。六载相伴，我深知，沙溪的美，是山水之静、古建之雅、民俗之淳，更是岁月沉淀的从容与通透。往后余生，愿守一方古镇，伴茶马余韵，赴岁温柔。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偉

火把节登鼓楼

■ 李元阳(明)

万炬森罗彩翠浮，宛然今日是仙游。

上天下地星辰满，恍惚无从辨斗牛。

——摘自《大理历代诗词选》

“上天下地星辰满，恍惚无从辨斗牛。”火把节流焰汇成的人间星河还未敛尽光华，七夕便踏星而至。两个节日，一个连着火，一个连着星。七夕源于上古的星宿崇拜，火把节呼应星回的节律。古时，西南先民使用十月太阳历，在有的史料中，火把节也被称作“星回节”。同样与星辰有着羁绊，同样盛满无限遐想。

火把节是大理白族的另一个盛大节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举行。2026年的火把节比往年热闹，节日前夕，携程“中国旅游全球推广大使”成龙在《中国步步有奇遇》宣传片里向世界推荐了大理火把节，节日里的和谐、自由、畅快、浪漫，向世界表达了“这就是中国大理的真实生活”。恰好跨越时空，呼应了500年前明代文学家、理学家李元阳火把节登鼓楼时的心境。在嘉靖《大理府志》中，李元阳还这样记述了火把节——“漾山带海楼，在城中央，六月廿五日星回节，城外万炬纵横，灿如星海，大夫登楼观之。”

每逢火把节前夕，苍洱间的白族村寨都会在村子中央竖立大火把，三四丈高，上面用彩线绑上各种时令水果、糖果等，插上飘着彩旗的升斗，红红绿绿、层层叠叠，甚是好把。大理人要火把极为讲究，无论是村中的大火把，还是人们手中的小火把，都必配升斗。升斗脱胎于古代量器“升”与“斗”，象征着丰衣足食与积少成多的生活智慧，上面写着“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字样。升斗就像火把的灵魂，若没有它，火把就没有了灵动。它寄寓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以及深切的家国情怀。

暮色深沉，苍洱间的村寨，人们点燃村子中央的大火把。夹杂着鞭炮声，火光在阵阵枝条燃烧的噼啪声中照亮四方。人们手中的小火把也相继点燃，一把把松香灰裹着嬉笑声撒向燃着的火把，呼的一声，火把便绽放了，瞬间又恢复如初，留下人们极致放纵的大笑声。

2026年8月7日，农历六月二十五、立秋，大理白族火把节。许多大理市民和闻讯前来的游客聚集到大理市全民健身中心广场，夜幕降临，燃烧的大火把下，人们踏歌起舞。更多的人则三五成群，点燃手中的小火把，尽情释放心中畅快。空气里，弥漫着的烟火的味道，松香的香味以及浓度极高的“多巴胺”。置身在炽热的狂欢之中，突然想起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诗句，并想大声吟唱——“我们主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

站上高处，远远望去，整个广场上燃烧着的小火把真的汇成了星河，诗句“万炬森罗彩翠浮，宛然今日是仙游”在这里具象化了。人间的火把灼灼生辉，掌中手机点点流光，天上星辰熠熠闪烁，星火与星河交相辉映，这般壮阔烂漫、空灵绝美的夜景，这般团结和谐、恢宏绚烂的盛景，是大理的真实生活。（杨磊）



老桩新花

陆向荣 摄



康复者之十一 李跃全

李跃全生于1942年农历七月初七，已经八十岁，比马福全小一年。他们俩有共同点，都是洱源县三营镇人，都已八十高龄，而且两人都身体健康、行走自然、思维敏捷，算是麻风康复者中的高寿者。

2022年9月12日，我随李桂科回孟伙营老家，顺道去看李跃全，他与李桂科是同村人。

李跃全身板瘦削，头顶罩着鸭舌帽，戴副墨镜，从外表看不出曾经患过麻风病。他行动敏捷，看不出年事已高。

李跃全说：“我有七个娃娃，四子三女。”

老人开口，就吓我一跳。哪怕是自己的说法，又到洋芋山“盗田”。

李跃全查出麻风病的时间较早。1966年，他进了山石屏麻风疗养院。在此之前，他于1964年结婚，并育有两女一子。查出麻风病后，前妻与他离婚。

进去山石屏后，他又重组了家庭，与第二任妻子生有两子一女。妻子也因麻风病离婚，带来一子。这么复杂的重组家庭，使李跃全成了七个孩子的父亲。

在山石屏待了四年，因为家中有老母没有照顾，李跃全又回到孟伙营。当然不能回到生产队劳动。按他自己的说法，又到洋芋山“盗田”。

从孟伙营到洋芋山要爬四个小时的山路，对于普通人也难，麻风病患者就更难，但为了生存，再难的路也要走，再苦的日子也要过。

洋芋山的生活无疑艰苦，住的房屋里土基房算是好的。别的是茅草房，杈杈房，还有窝棚，也就是遮风挡雨而已。人们在这里种洋芋、养子、燕麦等山地作物，因为缺水，也因为海拔高达三千米左右，所以适宜生长的庄稼便空了出来，只听得见雨脚踩过石板的声响。经过一家银器铺子，老师傅仍在门口敲打着银手镯，叮叮当当的声音竟比雨声还清晰。雨水从瓦上滴落，砸在石阶上，溅起小小的水花，像一声声轻叹。

走到南门楼时，雨渐渐小了。登上城楼远眺，整个大理古城都笼罩在雨幕之中。洱海与天色融在一处，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云。有渔船在远处缓缓移动，船头挑着一盏孤灯，火光在雨雾里凝成一小团橘色的温柔。风从海面上吹来，带着水草与泥土的气息，湿漉漉地扑在脸上。

雨完全停了。西边的云裂开一道缝，漏下几缕淡金的阳光，恰好照在才村方向的田野上。新插的秧苗绿得发亮，田埂上有人牵着水牛慢慢走过，牛背上竟歇着一只白鹭。空气里浮动着

归的安置到山石屏疗养院。

在李桂科的帮助下，李跃全回到孟伙营居住，但仍然面临着困难，住房紧张，承包地少。2002年，跟李跃全相依为命的老伴又撒手尘寰。他的七个娃娃中，三个女儿分别嫁到江尾（今上关镇）小张家、茈碧湖镇上小果、茈碧湖镇负图村，各自安身立命。四个儿子都在孟伙营种地，各自成家立业。日子都还过得去，但不算殷实。

我们进去的小院，建于2014年，是李跃全的小儿子盖的，他现在和小儿子住。在孟伙营，很多人家都是高门大院，有些院落虽然陈旧却也宽敞，李跃全家房子略显寒碜。他的儿媳胡端茶倒水，对我们甚为客气。在交谈中了解到，小儿子家只有八分地，种点粮食也不够吃。小两口曾到广州的小五金厂打工，也没挣到多少钱。现在他俩回村租了十多亩地种烤烟，年收入一万多块钱。好处是能照顾老人，也能兼顾两个女儿上学。

在我们走访的麻风康复者中，李跃全的生活相对贫困。他说他拿了三年低保，现在被取消了，他现在能领到的补助金，全年只有一千三百元。他有时靠捡垃圾增加收入，有时每天能捡到五六十，运气好的时候有七八十。

“你们来之前，我回去捡垃圾呢！”李跃全说。

虽然捡垃圾也是诚实劳动，靠双手吃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年逾八旬的老人去捡垃圾贴补家用，我还是觉得鼻子发酸。好在老人家身体硬朗。

但在说到捡垃圾时，老人脸上并无忧戚之色，甚至还有淡淡的微笑。岁月的风霜，已使他看轻了世事。

“李医生对我没得说的，每年都要来两三次。”李跃全说。

临行，李桂科掏出两张红票子塞到李跃全手上。李跃全有些迟疑，但还是接过了钱。

我想起孟伙营有个老人对李桂科说的话：“你也有儿有女，不要见人就给钱！”

我问李桂科，你的退休金也不高，那么多麻风康复者，还有农村贫困老人，你能接济得过来吗？李桂科说，他也不是逢人就给，只是像李跃全这样的老人，能帮就帮吧！

我们走到村巷的尽头，转过身看，李跃全还在家门口目送。

归的安置到山石屏疗养院。

在李桂科的帮助下，李跃全回到孟伙营居住，但仍然面临着困难，住房紧张，承包地少。2002年，跟李跃全相依为命的老伴又撒手尘寰。他的七个娃娃中，三个女儿分别嫁到江尾（今上关镇）小张家、茈碧湖镇上小果、茈碧湖镇负图村，各自安身立命。四个儿子都在孟伙营种地，各自成家立业。日子都还过得去，但不算殷实。

我们进去的小院，建于2014年，是李跃全的小儿子盖的，他现在和小儿子住。在孟伙营，很多人家都是高门大院，有些院落虽然陈旧却也宽敞，李跃全家房子略显寒碜。他的儿媳胡端茶倒水，对我们甚为客气。在交谈中了解到，小儿子家只有八分地，种点粮食也不够吃。小两口曾到广州的小五金厂打工，也没挣到多少钱。现在他俩回村租了十多亩地种烤烟，年收入一万多块钱。好处是能照顾老人，也能兼顾两个女儿上学。

在我们走访的麻风康复者中，李跃全的生活相对贫困。他说他拿了三年低保，现在被取消了，他现在能领到的补助金，全年只有一千三百元。他有时靠捡垃圾增加收入，有时每天能捡到五六十，运气好的时候有七八十。

“你们来之前，我回去捡垃圾呢！”李跃全说。

虽然捡垃圾也是诚实劳动，靠双手吃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年逾八旬的老人去捡垃圾贴补家用，我还是觉得鼻子发酸。好在老人家身体硬朗。

但在说到捡垃圾时，老人脸上并无忧戚之色，甚至还有淡淡的微笑。岁月的风霜，已使他看轻了世事。

“李医生对我没得说的，每年都要来两三次。”李跃全说。

临行，李桂科掏出两张红票子塞到李跃全手上。李跃全有些迟疑，但还是接过了钱。

我想起孟伙营有个老人对李桂科说的话：“你也有儿有女，不要见人就给钱！”

我问李桂科，你的退休金也不高，那么多麻风康复者，还有农村贫困老人，你能接济得过来吗？李桂科说，他也不是逢人就给，只是像李跃全这样的老人，能帮就帮吧！

我们走到村巷的尽头，转过身看，李跃全还在家门口目送。

连载 88

在大理赏雨

■ 王彦

大理的雨是从苍山背后走来的。起初，只是几声低沉的雷，像老者在山巅翻动厚重的书页。紧接着，雨丝斜斜地织了下来，不是一根一根的，是一簇一簇的，仿佛谁在天空中拆散了一个巨大的线团。雨落在青瓦上，声音是脆的；落在石板路上，声音又软了；落在洱海里，则连声音都没有了，整片湖水只是微微地颤着，将雨的来意全都接纳了去。

我在苍山脚下水碓村一幢小楼的二楼，看这雨中的大理。苍山不见了，只剩下一团青灰色的雾，像是山自己呼出的气。偶尔风来，雾气便掀开一角，露出山腰上一段湿漉漉的苍翠，转眼又被合上了。

雨势渐大，我撑伞走进古城。石板路泛着油亮的光，倒映着两侧店铺暖黄的灯火。游人都躲进了檐下，小

草木被雨水浸透后的清苦气味，像一杯刚沏的苦丁茶。远处苍山的雾霭开始散去，显露出更深的青黛色，一道小小的彩虹正从山坳里探出头来，浅浅的，淡淡的，仿佛一个未完成的诺言。

我收起伞往回走。房檐水还在滴，石板缝里的青苔喝饱了水，绿得几乎要流淌下来。家里老人正在院子里收拾被雨打落的三角梅，见了我笑道：“这雨啊，说停就停了。”我也笑了笑，心里却想：是啊，雨停了，可潮湿的痕迹总要留一阵子的。就像有些人来过又走了，却在记忆里留下永远晾干不干的角落。

夜里又飘起细雨。我靠在窗边听雨，雨声渐渐与心跳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更响。桌上那盏普洱早已凉透，我却端起喝了一口——原来凉掉的茶，也有一种沉静的回甘。

从水里捞上来的月亮

李如珍

（外一首）

背一篓童年
坐拥一地鸟鸣

水做的女儿 是水中的月亮
村头老井 看尽几代人的沧桑
千年月亮 跌进井里
那些幻象 撩拨谁
又揉碎谁的心

日子与锄头彼此依偎
背着柴米油盐 再压上我的旧书包
母亲的腰弯了又弯

家到学校的路
是一只蜗牛的远方
多少年过去
故乡和母亲成了诗行
而我 是母亲从水里捞上来的月亮

绿

年轻柳丝
把黄龙潭的绿
钓上来
绿 因风而参差

几棵老柳
瘦得只剩骨头
挺立着
也要在倒下之前
吐 最后一丝绿

鱼脊

杨浩宇

大地的妙笔挥舞
寥寥数笔
山川河流跃然眼前
当洪水不管不顾地发起脾气
先民人背马驮
筑起一座座鱼脊
凿出河道
河道旁 人头攒动
栽下榆树 插遍柳枝
以智慧护家园
留下不竭的金山银山

月光淌成小河

郭洁

今夜月光弯下腰
舀起一瓢小河淌水
涟漪里有阿妹的银镯闪亮
水声在茶马古道深处
响了三百年

水声把山歌搓成绳
一头拴住篝火
一头拴住褪色的月亮
我看过路的风
把调子吹成蓝印花布
晾在榕树上
晾了又晾

赶马人丢下的烟圈
正在水里长出新的圆
每一圈都住着一个未归的姓名
它们顺着水势
流进民歌的缺口
补上那些
被岁月磨白的音节

我蹲在河边
看月光如何把流水
编成细辫
每一根发梢
都系着故乡的铃铛
当夜风经过
整条河就站起来
用湿漉漉的调子
唱响弥漫